

心

• 何志平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肖漫、肖漫与李全凤、邓小燕是两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十年内乱，因为肖家兄弟家庭出身问题，使他们的爱情受尽折磨，终成悲剧。作品没有写十年内乱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当时党心、民心、军心所向。

心

柯志平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售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字数40万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0-00796-2/I·273 定价：6.70元

这故事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

心——党心，民心，军心，雄心，野心，良心，一些说不上什么名堂的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里，一齐表现出来。

目 次

第一章	卷进去了.....	(1)
第二章	小报应.....	(45)
第三章	愿望和愤慨.....	(76)
第四章	大报应.....	(105)
第五章	风风雨雨.....	(161)
第六章	落不到好.....	(284)
第七章	可出了口气.....	(347)
第八章	命苦.....	(371)
第九章	谁对谁好.....	(415)
第十章	都在操心.....	(440)

第一章 卷进去了

1

一九六七年。

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受压不到五个月的造反派英雄们捆绑吊打抓砸抢“冲破黑暗”的革命行动稍微歇劲了三五天，新形势又露头了。

这天中午，烈日当空，大地火热。肖湜刚走进紧挨公路的青镇理发社，就听到呼呼隆隆的响声。回头，只见一辆满载武装男女的美式大卡车冲了过来，吱地一声尖叫，停在理发社门口。车未停稳，架在驾驶台顶上的歪把子机枪就叫起来了，唧唧唧，直射天空。响间，几个荷枪实弹的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戴军帽的哗啦一声拉开冲锋枪，对着天空，哒哒哒哒，又打了一大梭子。

行人听到枪声，慌忙钻进就近的商店、饭馆、旅社和车站。掩门声霎时连成一片。理发店里刚才还说得热热闹闹的，枪一响，象是子弹打中舌头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只听得电推子嗡嗡作响。

那些小伙子袖子绾得老高，摺窄了的红袖章缠在手脖子上，象一只不使手臂发软的红护腕，看上去又威风又利落。他们抬着浆糊，扛着白纸，拿着油漆刷子，拎着大罐墨汁，劲流

流地向街上走去。

椅子上，肖湜感到师傅格外过细。同一个地方，推子连跑三遍。轻轻地一遍，又轻轻地一遍，象是对着图纸施工一样，非搞合格不可。扯下围单，也不象往常那样用力。掸得鞭响，而是轻轻地抖动，小心翼翼。左右的师傅们都住了手。活干完了，理发的没走，师傅们也静静地站在那里。

洗毕头，师傅从同事后面过。问：“还不回家吃午饭？”

“等一会儿。”两个师傅回答。

“等一会儿好。”给肖湜理发的高个师傅显然爱说话，“莫为回去吃顿饭，被当成老保捉去挨一顿，那才不合算啦。”

这话，这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几个师傅扭头瞟瞟汽车，狠狠地向高个子丢了个白眼。

大家又不做声了。

肖湜明白了。他躺在椅子上，任凭师傅慢慢地刮，慢慢地摸。天热，昨天睡得又晚，静静的环境，加上弯曲适度的理发椅和小翼翼的优质服务，肖湜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得“啪”地一个巴掌响，肖湜醒了。椅子被扶起来。门外传来柴油机的声音，美式卡车在呼隆声中开走了。

“我的天，活跟过日本一样。”高个子师傅如释重负。

“你是没吃过亏。”一个师傅说高个子，“对你说，祸从口出！”那神劲，好象例子多得很。

肖湜出了理发社，迳直向街上走去。

这是一个有五千居民的古老集镇。美丽的汉水从镇西流过。再往西，青山绵绵，蓝天入地。武当雄姿，一展风采。传说当年真武帝选中天柱峰设殿传道，一声“听着！”南北群

峰，尽皆俯向金顶。镇西观之，果不其然，一块神地。古往今来，中国处处有神。敬神，虽不能大富大贵，但确确实实可以免灾免难。据说民国年间，邪说侵神，过南河、淌北河、走神路、跪天门、朝武当的香客日渐稀少。青镇有个张千里心不诚，说朝武当“只是看看”，结果没走到石花街，两只眼睛肿得象桃子一样，眯缝不开，如何看得？只好打转。而且，从此，千里眼的大号名不符实。懂些道教的说，大帝其实豁达，宽查内心。张千里是祸从口出：不敬便了，为何涣散人心？所以，为人一世，多做少说，只做不说，也是根本。此说长流不衰，甚至解放以来，整风反右搞四清，也有许多例证，维持此说权威。只是“文化大革命”大爆发后，号召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还要讲用，讲出来让别人用，让自己用，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来大神是退位了，这才没人教少说为佳了。想不到理发社里，肖湜又听到一次。

青镇交通发达，铁路水路公路，上连北京，下接武汉。“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里更是消息灵敏；县城专署的事，青镇人当天就知道了；省里消息只隔一天；而青镇贴的“北京来电”，往往就是四五天前首都才出现的大字报新闻。

理了发的肖湜从东街往西街走。街道行人寥寥，墙上的标语却又大又醒目。新标语告诉人们，形势又要变了。

修造厂的大墙上贴了两条巨幅标语。上边是：“我‘铁红司’永远和‘青镇红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一条有一个多月了。下边却是“‘青镇红旗’修了！‘青镇红旗’是大杂烩！铲老温，踢改良！”这条墨迹未干，署名也是“铁红司·冲锋大队”。

都是那些扛枪杆子耍笔杆子的二杆子们贴的。一家的标语，两种态度，怎么回事呢？肖湜不得其解。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着了青镇以后，袖章、组织、接管、夺权、辩论、示威、欢呼，大凡革命的形式，这里都出现过。去冬今春的联合，小小青镇也分成了两大派：一个东街司令部，一个西街总部。东街西街，吵了一冬一春。

东街说西街：不批当权派，是老保。

西街说：就是要保红色江山，不许牛鬼蛇神翻天。

西街说东街：打砸抢，想当官，牛鬼蛇神。

东街说：打的是资产阶级枷锁，砸的是旧制度，抢的是黑材料。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造反有理！

辩论的时候，双方代表捧着红宝书语录，一条对一条。两军帅后阵前，云集一班武将，专等对方念错一个字，便冲过去抓篡改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然后游街示威，欢呼胜利。辩证法加语录，变过去证变过来证，都能证明伟大、光荣、正确，双方谁也不服谁。只有北京的声音才能掀起高潮。城里传来消息：中央首长讲话了，只要大方向正确，打砸抢是枝节问题。于是，戴东街袖章的乐了，敲锣打鼓，一街的标语要对方群众反戈一击。隔两天，又来消息：军委命令，打砸抢错了。打西街旗帜的来劲儿了，又是一街标语，劝东街的群众不要再受蒙蔽。

三月初，公安机关在大会上点了东街的将，东街司令部顷刻土崩瓦解，声名狼藉。

“七·二〇事件”以后，东街司令部东山再起。人们惊愕之际，四十里外的马站中学“铁红司”替东街砸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西街总部。几个被公安局点了名的人一下子成了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东街司令部改名“青镇红旗”。青镇成了红旗组织的一统天下。

现在，小将们突然刷出“青镇红旗修了”这样的大标语，这究

竟从何说起呢？肖湜想不透。东街翻身以来够厉害了：抓老保，揪当权派，斗武装部长，捆绑吊打，肉体修理，创纪录的体罚致伤致残已到了谈保色变的时候了，怎么还说修了呢？难道，难道要开杀戒？

2

形势真是一天一个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武汉事件”搞得昏头转向的群众又慢慢地对本地区的运动发表意见了。

他们的意见，起初是在口头上发表，后来就开始用大字报了。有些话不好直说，更不好直写。比如对司令部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的一些行为，农村都很反感。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中央支持的组织，支左部队又和他们站在一起。怎么办呢？于是街上就出现了大批的“动态”、“消息”、“来电”之类的大字报。内容多是说某地造反派组织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严格按照十六条办事。有的说某地革命组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群众，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这种大字报在街上经常出现，一时竟造成一种气氛。使人们想发表意见的愿望越来越大。后来，谁也搞不清那些“北京来电”、“上海消息”、“全国各地”的内容是真是假。

国庆节过后的第二天晚上，在街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轰动了整个青镇。当天晚上，就有三三两两的人看。大字报前，走两个来两个，来两个走两个，一时街谈巷议。第二天青镇逢集，看的人就更多了。一大群人围着看那张大字报。后来的往里挤，里面的向后抗住。有的人看一遍又一遍。人们纷纷评论。有的说：“写得好，不说他们不知道。”有

的说：“写得有劲儿。啥革命派？”

上午十一点左右，来了七八个农村打扮的小伙子，一边喊“让一让”，一边分开人群来到墙边。其中一个抖开手里的大字报。大家看得清楚。上面写的是：“坚决支持这篇《讲话》，它就是我们的心！”“请军代表保护这张大字报，谁撕谁就是王八蛋！”另一个小伙子端着一盆浆糊。他正要往墙上刷，忽然又扭过头来问伙伴：“喂，贴在哪儿？”话刚落音，人群中七嘴八舌：“贴高点儿！”“贴显眼一点儿！”“再高点儿！”

只一天，那张大字报周围就贴满了支持的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对“青镇红旗”领导成员讲几句话

讲几句。讲得不好，可以批判。炮轰、油炸、火烧都可以。希望你们实行毛主席的一条：好话、坏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自己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讲完。我看你们，是只喜欢听好话。听不得坏话。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不行。又是“改头换面”，又是“老保翻天”，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不好。有人认为，武汉事件出了头，中央表了态，阵线已经清楚，造反派受到了检验，敲一下响当当的，腰杆子硬梆梆的。老保呢？老保老保老是保，不会变也不可能变。还认为造反派越少越革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现在加入你们组织，就是投机革命。或者入了，也排在不响不硬那一辈。不少人感到，现在入个造反派组织，比入党入团还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个群众运动，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这个运动。站队站错了，要求站过来，这是对毛主席的热爱。试问，如果不是这一条，谁愿意跟着你们跑！想想你们一些做法，一些说法，究竟

对不对呢？我认为是有错误的。“老保”这个词，就有点儿形而上学的味道。事情总是变化的。如果老是保，大概事出有因，你们当造反派头头的也有责任。一个不好两个不好一大片都不好，这时候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认识不足，理解不深，站错了队，这并不奇怪。但有一条不能看不见，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眼里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对这一条忘记了，模糊了，事情就不好办了。群众运动嘛，不让群众讲话怎么能行？鲁迅先生写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那一章，值得一读。毛主席多次说过，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希望你们不要学假洋鬼子。既然是革命造反派，就要在革命这两个字上下下功夫。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要真正懂得革命，不要象王明那样。我不懂革命，需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把防修反修，国家变色不变色这样的大问题，我们年轻人这么相信群众，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学习。

小人物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3

秋夜。一对年青人在公路旁的大柳树下谈心。

“金凤，我们今后，得讨饭吗？”

“你咋想起来这样说？”

“我想，我从学校里回来，只知道在队里干活，我怕以后，养不活你。”小伙子说得心酸。回乡后他看到，在生产队干一天只挣两毛钱，不偷偷摸摸贩个猪娃羊娃什么的摸几个钱，吃

盐都困难。

姑娘不担心。她说：“不要你养活，我也有手。只要我们好好劳动，肯定不会混到讨饭那一步。”

一阵夜风吹过来。树上飘下几片叶子。嫩黄色的月亮，向大地洒下一片清凉的光。田野里一片寂静。话停了，公路上没有一点声音，只见两个人影在柳荫里缓缓移动。

远处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马上又听不到了。

“别人还有个希望，当兵，当工人，能出去，我就算一辈子是个农民了。”

“农民多得得很。都不种庄稼，吃啥子？喝西北风？都喝，那西北风还要打抢呢。”

“别人找，都找军人，工人，你……”

“我跟你。你是农民我跟农民。”

“你才十七岁，家庭条件也好，有机会出去……”

“你总是喜欢操冤枉心。天上神仙还下凡跟种田的嘞。只要两个人好，一条心，不呕气。”

不呕气？肖湜听了心里一动：能不呕气吗？阶级斗争，就是八辈贫农，只要姑爹舅舅有一点问题还有气受，莫说我这……。现在多少姑娘情愿嫁给成份好的癞蛤蟆吃糠咽菜，也不愿跟成份高的小伙子去呕气。

“我怕终究不成，还耽误了你。”

“你总是不放心。总不能把心扒出来拿给你看。”

肖湜看金凤，金凤笑咪咪地望着他笑。好美，怪不得别人说她是全公社第一，身材，脸儿，特别是笑时，那小白牙儿……

两人继续走着，肖湜心里还不踏实。

“爸爸的事，你清楚吧？”肖湜怯生生地。这是第一次提，说毕心都揪起来了，象在等宣判。

“知道。”金凤反问，“不就是劳过改吗？”

“嗯。”

“不就是当过医官吗？”

“嗯。”

金凤接着说：“结婚就分家，换个户口册。我们队成社爹是个反革命，成社妈是贫农，成社考不上中学，后来接书记队长吃了一顿，把户主换成妈的，第二年就考上了。”

“好换？”

“还不是书记队长一句话。成社爹在外面开汽车，今天给队长爱人带双尼龙袜子，明天给书记娘子弄双女式靴子。武汉的闹钟，山里的凉床，啥都带。花钱买面子，各将就各的事。”

肖湜想想，有道理。他又怕。比不得成社爹，自己没有钱。

“要是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

“啥不顺心的事？犯法的不做，有毒的不吃，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不做坏事就不会倒霉。做事只要见得五百大众，啥都不怕。莫学那些二杆子。你看街上那些人，走路象螃蟹一样。总有一天，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

肖湜笑了：“哪儿学的这些话。”

“哪儿没人说？你们队没人说？”金凤反问。那意思，没听到才是怪事呢。

“也说。不象你，打莲花落儿一样。”

“我不会轻搭慢语的。”金凤说。忽然，她望着肖湜，“对了，给你说个有趣的事。西佛市的金大麻子，就跟方灯一样，天天逮老保，打，吊，架飞机，下跪。人家申请入造反派，他们不答应。后来这些人又入了别的造反派。金大麻子说是老保

翻天，把人家砸了。昨天，那边的造反派设个计把金大麻子逮去了，也用尼龙鞭子饱餐了他一顿，一鞭子一道血印，爹一声妈一声的。真是恶人怕的恶人恶，恶人见恶无奈何。”

金凤说得很高兴，象是给她出了一口气一样。她接着说：“象造反派这些人，美美实实在在地揍几个，天底下就平和了。啥造反派？掰指头数数尽是些自己觉得了不起的货。方灯一个做饭的，嘴勤身子懒，吊儿郎当，干十年没转正就说有人迫害他。鬼迫害他？想转正就踏踏实实干啥。哪儿都是喜欢干活的，喜欢勤快的。三十多了连媳妇都娶不到，谁跟他？食品店的那个范光军是嫌官小了，闹。好闹的娃子多吃馍，他是想在毛主席那儿闹个大官。余林是个右派，还有几个二毡，二尺五的高帽子一戴，就忘记王二哥贵姓了。哪儿有一个整齐的？净是些捆不紧虱不齐、打不湿拧不干的東西。整天打人，啥革命嘞，都学他们，要讨饭都没门儿。不入他们那个造反派，毛主席来了我们也有话说。昨天街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数落他们，都说好。”

“啥大字报？”肖湜晓得是自己写的那张，明知故问。

“你还不知道？银行墙上。写得好。说我们贫下中农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听毛主席的话，直接说东街司令部不对，胆子真大。”金凤很佩服写的人，脸上看得出，声音也听得出。

“金凤，你知道谁写的吗？”

“管他谁，反正写得好。”金凤说，不过，写家儿还是小心为好。那些人象生贼坯子一样，落到他们手里就没有好生活的。不过，这几天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不过，不过，拐两个弯儿，反正都让你说了。”

“哟，跟你说话还讲究？”金凤刮肖湜，“我又没读过重点中学。”

“耕读中学出来的更厉害。”肖湜高兴了，“你猜那张大字

报是谁写的？”

“我不猜，反正不是你。”

“是我。”

“鬼话！”

“真的。”肖湜望着金凤。

“我不信。”金凤嘴说不信，心里被肖湜那副神劲儿弄得半信半疑了。

“是我写的。”肖湜又一次肯定。

“真的？”

“真的。”

金凤不说话了。

肖湜心里忽地凉下来了。这时他才想起金凤交待过，叫他不要弄这些。

沉默。夜风吹得柳叶“沙沙沙沙”地响，月亮圆睁睁地望着他俩。走着走着，金凤不走了。路边是一堵涵洞挡水墙，有大板凳高。她坐在上边了。

“坐呀。”金凤喊肖湜。

他站在几尺远的树边，象等着挨训一样。听到金凤喊，他走过来坐下。离金凤两尺远。

“你咋想起来写大字报？”

“是邓成道叫我写的。”

“他高中毕业生不写叫你写？”

肖湜听得出来，金凤很不满意。

“前天下雨，我们在会计室里玩。谈谈谈起劲儿了。他说，糊张大字报出去，哪个中央文件也没有说不准我们贫下中农革命。他叫我写。也不好推。他去贴的。”

“咋不好推？他是会计，怕得罪他卡你油卡你米？”金凤明

亮亮的大眼睛盯着他。

“不是不是，我自己也想写。”

金凤不说话了。头也低下来了。

肖湜脖子也软了：“我想了的。只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肯定不会错。人家那些老革命，为了人民，连命都丢了。打下来的江山，让我们享受。现在，为了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在参加文化大革命。多少造反派，不怕打击报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我是个年轻人……”

“年轻人怎么，打人，捆人？”金凤擤擤鼻子，“啥造反派啦。”

“你只看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啦。我当然不会向他们学。写的时候我就想，按十六条，按毛主席的指示写。”

隔了一会儿，金凤小声说：“我是操心你……”

“只要不走歪，有反复我也不怕。国家不变色，死了也甘心。莫说只写了张大字报，还不会要人死？”

金凤没有做声。

停了一会儿，肖湜问：“你说呢？”

“我说你也听不进去。”

“说啦。”

“我说，吃饭干活，干活吃饭。要么报个名，领个袖章算了。中央说哪一边对就站在哪一边。大伙咋弄老子也咋弄。不上前也不落人后。一反一复，什么没看见？出头的椽子先烂。”

“金凤，你要是害怕，我们就……”肖湜声音不大，停了一下，声音更小了，“……免得以后有什么事情了，连累你。”

“看你这个人。要你小心，这也说错了？别人谁说你？”金凤翻了肖湜一眼，“弄得不好，打死你！”

金凤的话，完全是一家人的味道。

“挨打我也不怕。就是有反复，关进监狱我也不怕。我怕连累了你。要不，我们的事到运动结束再说。”

“算了，我也不管你，也说不醒你。”

“你的意思我懂。有毛主席，哪会……”。

过了一气，金凤换了口气，笑咪咪地对肖湜说：“莫参加不行？”

那口气，有劝的味道，有请求的意思，娇嗔都有。肖湜望望金凤，低下头，捏着下嘴唇，没有说话。金凤的话，金凤的笑脸，那里面所有的味道，他都体会到了。

隔了一气，肖湜说：“我听你的。”

“真的？”

肖湜又不说话了。金凤往近靠了靠。肖湜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那月亮见肖湜看，呕气了，扯过一片云彩，把自己遮起来。

肖湜不看它了。

它又悄悄地出来了。透过柳枝，发现那漂亮的姑娘和那年轻的小伙子挨在一起了。它听到那姑娘轻轻地贼了声：“肖湜。”嘴，她的脸儿多美，象朵花，她的眼睛好亮，哎呀，真……。

忽然，小伙子把姑娘轻轻地揽过去了。月亮知趣，慢慢地躲进云彩里去了。

4

军代表和“青镇红旗”一起在乡下发动群众，宣传革命不分先后。

他们来到季庄大队那天，季庄大队正在召开棉花五分会。军代表就势进行了宣传。十二个队长，十二个会计，十二个搞棉花五分的姑娘，还有七八个大队干部，听了整整一个上午。